



破碎，教学固然看上去更得心应手，可是美感丧失殆尽，生动的变枯燥，高尚的变鄙俗。我们要把那些充满梦想的天真少年训练成面无表情听课、一字不漏记板书的机器吗？这样无味的读书带给他们的，只是无尽的疲惫和压力罢了。

我想起一位在课前三分钟介绍《笑傲江湖》的男生。他说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东方不败，为了练“葵花宝典”，不惜挥刀自宫。当然自我阉割后，不男不女的东方不败，最终练就了绝世武功，无人能敌。还有一个人，叫做岳不群，仙风道骨，闪亮登场，可惜他也自宫了，只是每天要粘假胡子装男人，“君子剑”成了伪君子剑。还有一个林平之，尚算天真的纨绔阔少，经历灭门巨变的血泪人生，只好也引刀自宫，开始复仇的不归路。这么一个自宫三人组，告诉我们为了武功盖世傲视群雄，只好做出些牺牲，只是这牺牲不但尴尬而且惨烈——老师你说，宫还是不宫？——瞧这个问题问的，莎士比亚也没有办法回答吧。

年轻的时候，真喜欢看武侠小说啊，热血江湖，快意恩仇。我不想含糊其辞语焉不详。我确切地知道，《笑傲江湖》里除了他们，还有令狐冲的，侠义率真，天性又豁达，再多的磨难也不过杯酒释怀，不但有风清扬传授独孤九剑，还自学了任我行的吸星大法，只有他才真能“笑傲江湖”。可惜这些个高手，说到底都是小说里的人物，当不得真的。

而我们所要面对的人生始终那样尴尬。社会凶险难测，竞争又激烈，像别里科夫一样，孩子们把自己关进各种各样的套子里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头悬梁锥刺股，希望这样那样的约束带来更光明的未来。

当他们怀揣美好的梦想，背负亲人的重托，一开始总是要胸怀远

大的，无奈时不时觉得自己周围荆棘丛生，而自己的手中竟然空空如也，未来也在这片杂草中失了方向。又不能像潇洒哥那样，稍不如意就“画个圈圈诅咒你”；也不能像水冰月，动不动代表月亮消灭点什么。空有抱负的少年总喜欢到处触景生情。看嘛，台上唾沫横飞的老师，台下睡意正酣的同桌，夏天闹的人心烦的鸣蝉，冬日风咻咻叫的小城，清晨后山寺院里的寥落钟声，傍晚吹来的狗屎味的凉风……很容易，日子就过得凌空蹈虚，慢慢地，就该对一切毫无兴趣了。

但我知道，有些道理就像沟渠一样，有一天会融会贯通。我纵容他们壮志骄阳，势不可当，把一切静如止水过得既丑且闹。我知道终有一日，他们也能有一把摩西那样遇难呈祥的手杖。《出埃及记》里，犹太先知摩西一到红海边，就伸出手杖劈开海水，一条崭新的旱道出现了，以色列人顺着这条大道到达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彼岸。这柄神奇的权杖，还能化而为蛇甚至令石头涌出清泉，这就是摩西对耶和华的信念召唤来的神力。它其实不过是哆啦A梦百宝袋中的一个小小道具罢了。尽管尚未将之牢牢握在手中，可是拥有它未必是什么难事。多年后手握权杖，那些在痛苦的黑暗和欢乐的曙光中不安挣扎的年轻人，会知道绝世武功如果用来对付考试，似乎没有那么多招。但那样练就的“武功”，并未真正“打通任督二脉”。他们会明白，功利的尽管归于功利，人文的要回到人文。有时我们追求意义，却未必需要解决问题。如果他们没成长成“有知识无智慧，有目标无信仰，有规范无道德”的人，他们还会明白，过去那些微薄的力量怎样化成吉光片羽，那些成功的光风霁月本就其来有自。

前辈们离开校园时对我说，

看，从此以后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好像还是没有故事。生病的时候我根本不坚持工作；学生问问题时我也不总是很耐烦；参加教学比赛我一点儿也不积极；领导找我谈心我甚至有时候要愤然离席。我的日常是不值一提毫无杀伤力的鸡零狗碎。“爱人赠我玫瑰花；回她什么赤练蛇。”鲁迅先生说得真没错。没有那么多岁月埋进土里就变成琥珀的，最多就是沤成肥，长棵狗尾巴草，再迎风摇啊摇。我不是蜡炬成灰泪始干，也没有化作春泥更护花，我大概是雨水，噼里啪啦乱下，也许滋养了几株禾苗，也许落在地上新晴就干掉。就只是这样，真没有什么故事啊。

但人生无有回头路，另立山头又不容易。我想我会喜欢这样没有故事的自己。现在，突然有了大把时间需要打发。当然不再像从前那样好为人师，但我应该还是会理直气壮地走在校园里，也许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婆妈，但我要坐在校园的长椅上，整天东看西看，细细想想，“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，侥幸汇成河”，灌溉了一些心灵。说不定当年教过的那些孩子，变成大腹便便男和鸡毛蒜皮妇——可是多好啊，他们看我时依然温情脉脉，依然可以继续光彩照人的小清新，可以闲谈被压抑的满腹牢骚，可以回忆起那些马不停蹄的奋笔疾书和故作深沉的豁然开朗。我希望经过岁月的濯洗，我的步履蹒跚，但却比从前更为坚定。我希望所有的孩子热情多于煽情，欢笑大过唏嘘。我不想再和他们谈论世界，我愿意他们看见更好的我。我愿意他们以为我仍是一名战士，像李宗盛唱的那样，向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地还手，至死方休。

（作者单位：厦门同安一中）

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



师道

二〇一四年第五期

如果有一天我退休（中）